

古兴藏木刻本《碧岩录》考*

徐时仪

内容摘要:近年发现的古兴藏木版刻本《碧岩录》不仅各则的编次与张明远刊本的编次不同,而且内容与蜀本相近而与福本及张明远本有同有异,似为介于蜀本和今传通行本张明远本间的民间传抄本,在《碧岩录》研究、中国禅宗史研究和近代汉语研究等方面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碧岩录》 古兴藏本 张明远刊本 蜀本

《碧岩录》是宋释圆悟克勤(1063-1135)对雪窦重显《颂古百则》所举禅宗公案的垂示、著语和评唱,宣和七年(1125)至建炎二年(1128)期间由其门人弟子编集成书,也称《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圆悟老人碧岩录》、《圆悟碧岩录》、《碧岩集》。

在中国的禅宗史上,文字禅始创于临济宗的汾阳善昭,云门宗雪窦重显继之,而圆悟克勤的《碧岩录》则集其大成。《碧岩录》在宋代流传甚广,据《郡斋读书后志》卷二载:“《碧岩集》十卷,右皇朝僧克勤解雪窦《颂古》,名曰《碧岩集》。”又《文渊阁书目》卷十七载:“《碧岩集》一部十六册。”惜后为圆悟的大弟子大慧宗杲在宋高宗七年到十年期间(1137-1140)烧毁,后来的100多年中仅在一些禅林中留传有写本或零本。今传本为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张明远据搜集到的写本零册、雪堂刊本及蜀本互校刊成的《宗门第一书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以下简称“张明远刊本”或“张本”)。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载,《碧岩录》现存有七种善本,分别为国家图书馆藏二种,其中一种为全本,一种为残本,存两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种;上海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白话词汇研究”(项目编号:13BYY107)、上海高校高峰学科建设项目资助“中国语言文学”和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乾嘉学派——吴派研究”(项目编号:AA10100116)阶段性成果。

拙文2012年10月14日在韩国交通大学召开的“佛教文献研究与第6届佛经语言学”国际学术大会上宣读,承与会学者提出修改建议,谨此致谢。

图书馆藏一种;南京图书馆藏一种;浙江图书馆藏一种;广州图书馆藏一种^①。我们比勘了北京图书馆所藏明释禧达刻本、上海图书馆所藏明嘉靖本、南京图书馆所藏明云栖寺本等,各本形式上略有不同,内容上则没有太大的差别,大致为同一系统。

值得重视的是近年发现有古兴藏木版刻本(以下简称“古兴本”)一册^②,也是现存唯一与今传本不相同的零册。

一、古兴本的版式与编次

现存古兴本一册,版框高 19.4 厘米,宽 13.6 厘米,左右双边,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封面左侧上方为“碧岩录卷第二”,由其编次“卷第二”可推知此册似是第二册。封面上“充满”二字似为后人所写^③。版心内向黑鱼尾(上鱼尾),题“碧岩第二”,内题“佛果圆悟禅师评唱雪窦颂古碧岩录卷第二”,末题“佛果圆悟禅师评唱雪窦颂古碧岩卷第二”。版心下侧有“日”、“真”、“通”等字。卷首扉页题“举头无亲见月,登楼心意何忘”^④,卷末扉页题“长寿天人过万年,有石横广四万里,六铢磨炼袈裟零,是则名为称大劫”。^⑤

此本仅存第 2 卷,虽分为 20 则,但第 11 则、第 15 则和第 18 则又各附有一则,实际共有 23 则。卷首第 1 则为“垂示云:灵锋宝剑,常露现前”,考张明远刊本载第 8 卷第 75 则,且各则的编次皆与张本不同^⑥。具体如下:

第 1 则: [垂示云:灵锋宝剑,常露现前],张本第 75 则

第 2 则: [垂示云:单提独弄,带水拖泥],张本第 42 则

第 3 则: [垂示云:细如米末,冷似冰霜],张本第 76 则

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释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963 页。另可参李丰园:《〈碧岩录〉研究》,上海师范大学 2004 年硕士论文。

②承收藏者 2011 年惠赠全部书影,2012 年三月又承收藏者惠邀,有幸目睹考勘此本原物,谨此致谢。又,因为是首次发现的孤本,收藏者为方便起见以古兴藏本的名称代表收藏地。收藏者嘱以古兴本称此本,谨尊重收藏者的意愿,本文暂不涉及此本现在的收藏地。

③“充满”有“布满,填满”义,海印寺藏《再雕高丽藏》雕板处的匾额上题“八万大藏经”,对联为“佛身充满”,“法历难忘”。拙文在“佛教文献研究与第 6 届佛经语言学”国际学术大会上讨论时,法鼓佛教学院惠敏法师认为可能是学僧的法名。弘益大学陈明华老师等认为此书可能是大慧宗杲毁板前在寺院中流传的读本,类似于教材,“充满”一词可能是学僧听讲时所记。

④“心意”或为“天意”、“之意”,也可能为“乙竟”,即“一竟”,“乙”是“一”的俗写。

⑤此或与佛经所载显一劫之时量以天衣拂盘石的拂石劫有关。拙文在“佛教文献研究与第 6 届佛经语言学”国际学术大会上讨论时,法鼓佛教学院惠敏法师指出卷末扉页所题与古兴本第一则(张本第七十五则)所载“又去至五百年,又来如此拂,拂尽此石,乃为一劫”有关,可能是学僧所记当时讲课法师所说,也可能是学僧据此则语意所写。

⑥本文所据张本为大智实统:《碧岩录》,日本禅文化研究所刊行《基本典籍丛刊》,1991 年;入矢义高、沟口雄三、末木文美士、伊藤文生等:《碧岩录译注》,岩波书店,1997 年。

- 第4则: [垂示云: 旛旗夺鼓, 千圣莫穷], 张本第81则
 第5则: [垂示云: 高高峰顶立, 超尘绝俗], 张本第24则
 第6则: [垂示云: 佛祖大机, 全归掌握], 张本第11则
 第7则: [垂示云: 要道便道, 举世无双], 张本第45则
 第8则: [举, 僧问赵州: “承闻和尚亲见南泉, 是否”, 张本第30则
 第9则: [垂示云: 明镜当台, 妍丑自辨], 张本第9则
 第10则: [垂示云: 乾坤窄, 日月星辰一时黑], 张本第2则
 第11则: [垂示云: 未透得已前, 一似银山铁壁], 张本第57则
 附有张本第58则全文
 第12则: [垂示云: 该天括地, 越圣超凡], 张本第59则
 第13则 [举, 僧问赵州初生孩子, 还具六识也无], 张本第80则
 第14则: [举, 赵州示众三转语], 张本第96则
 第15则: [举, 僧问赵州: “久向赵州石桥”, 张本第52则
 附有张本第36则全文
 第16则: [垂示云: 通身是眼见不到], 张本第89则
 第17则: [垂示云: 一尘举, 大地收], 张本第19则
 第18则: [垂示云: 稳密全真, 当头取证], 张本第55则
 附有张本第34则全文
 第19则: [垂示云: 掀天关翻地轴, 擒虎兕辨龙蛇], 张本第68则
 第20则: [垂示云: 恁么恁么, 不恁么不恁么], 张本第10则

二、古兴本的版本价值

1. 古兴本与张明远刊本的异同

《碧岩录》各则在张本系按“垂示云”、“本则”、“本则评唱”、“颂”、“颂评唱”的顺序排列, 一夜本^①中则按“示众”、“本则”、“颂”、“本则评唱”、“颂评唱”的顺序排列, 古兴本与张本系相同, 但古兴本与今传张明远刊本亦颇多不同^②。张明远刊本为10卷5册, 每卷10则, 有编号; 而此本似为5卷5册, 每卷约20则, 无编号。

古兴本不仅各则的编次与张明远刊本的编次不同, 而且内容与张明远刊

①一夜本传说是道元从宋朝回日本后一夜之间有如神助写成的本子, 但这只不过是个传说。从一夜本和福本较接近这一点上来看, 当时道元很有可能把福本从中国带到了日本, 并且在福本的基础上据己意加工而写成了一夜本。详参李丰园《〈碧岩录〉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2004年度硕士学位论文。又, 福本指福州刊本, 日本东福寺僧人岐阳方秀(1361-1424)所著《碧岩录钞》(通称《不二钞》)中始提及此本。

②张本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为卷一开始有四个序, 卷十末有五个跋, 卷一末有“夹山无碍禅师降魔表”, 由于古兴本现仅存第二卷的零册, 尚无法判断是否具备张本系的这个特点。

本也多有不同。

首先,此本有张本所无的内容。如:

张本第 89 则:“且道手眼在什么处?且道雪窦末后为什么更着个‘咄’字,参!”古兴本第 16 则作:“且手眼在什么处?临际入门便喝且手眼在什么处?且道雪窦为什么末后更着个‘咄’字,参!”

古兴本中“临际入门便喝且手眼在什么处”,张本无。又如:

张本第 19 则:“祖师观此土有大乘根器。”古兴本第 17 则作:“祖师观此土众生有大乘根器。”古兴本中“众生”,张本无。

其次,此本与张本同一内容的记载有异有同。如:

张本第 75 则:“任是沧溟,洪波浩渺,白浪滔天。”古兴本第 1 则“溟”作“海”,无“白浪滔天”。

又如张本第 10 则:兴化道:“我见你诸人,东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乱喝,直饶喝得兴化上三十三天,却扑下来,气息一点也无,待我苏醒起来,向汝道未在,何故?”

古兴本第 20 则:兴化道:“我闻前廊也喝,后廊也喝,直饶喝得兴化上三十三天,却扑落下来,气息一点也无,待我苏醒起来,向汝道未在,何故?”

张本中的“我见你诸人”,古兴本为“我闻”;“东廊下”、“西廊下”,古兴本为“前廊”、“后廊”;“且莫胡喝乱喝”,古兴本无;“扑”,古兴本作“扑落”。

尤其是此本与张本记载的同一内容往往有歧义。如:

张本第二十四则:“这老婆不守本分。”古兴本第五则:“这老婆且守本分。”

张本第六十八则:“此语不堕常情。”古兴本第十九则作“此语堕在常情”。

其三,此本与张本的用词不同。如:

张本第 75 则:“一期勘辨。”古兴本第 1 则“勘”作“堪”。

张本第 42 则:“犹为转句。”古兴本第 2 则“转句”作“物转”。

张本第 76 则:“言犹在耳。”古兴本第 3 则“犹”作“由”。

张本第 45 则:“疾焰过风。”古兴本第 7 则“风”作“锋”。

张本第 30 则:“他家自有通霄路。”古兴本第 8 则“通”作“青”。

张本第 9 则:“明镜当台。”古兴本第 9 则“当”作“临”。

张本第 2 则:“如今人不会古人意,只管咬言嚼句,有甚了期?”古兴本第 10 则“嚼”作“啮”。

张本第 57 则:“田库奴,乃福唐人乡语骂人,似无意智相似。”古兴本第 11 则“乃福唐人乡语骂人”作“乃福建路骂人”。

张本第 59 则:“赵州随声拈起便答,不须计较。”古兴本第 12 则“须”作“消”。

张本第 80 则:“到第八识,亦谓之阿赖那识。”古兴本第 13 则“赖”作

“梨”。

张本第96则：“真佛屋里坐。”古兴本第14则“屋”作“内”。

张本第52则：“这公案好好看来，只是寻常斗机锋相似。”古兴本第15则“是寻”作“似乎”。

张本第36则：“裙子褊衫个也无，袈裟形相些些有。”古兴本第15则附此则中“形相”作“影像”。

张本第89则：“何不用本分草料。”古兴本第16则“用”作“与”。

张本第19则：“大地收。”古兴本第17则“大”作“天”。

张本第55则：“源到石霜举似前话。”古兴本第18则“到”作“至”。

张本第68则“名实相夺”，古兴本第19则作“各自相夺”。

张本第10则：“若向下转去。”古兴本第20则“向”作“直”。

2. 古兴本与蜀本、福本的异同

蜀本和福本今皆不传^①，所幸岐阳方秀《不二钞》和大智实统《种电钞》的校注中尚存有一些佚文。据我们比勘，古兴本与蜀本相同处甚多。如：

张本第76则：“这僧便眼眨眨地无语。”古兴本第3则：“这僧便眼睛瞎地无语。”瞎瞎，同蜀本。

张本第24则：“雪窦颂意最好，是曾骑铁马入重城。”古兴本第5则无“是曾骑铁马入重城”，蜀本亦无。

张本第11则：“踏破草鞋，掀天摇地。”古兴本第6则无“掀天摇地”，蜀本亦无。

张本第2则：“算来也只是头上安头。”古兴本第10则无“安头”，蜀本亦无。

张本第52则：“李膺造。”古兴本第15则作“李春造”，蜀本同。

又据比勘，此本与福本往往不同。如：

张本第11则：“老僧不会，一口吞尽。”古兴本第6则同，福本无“一口吞尽”。

张本第2则：“窠头上太孤峻生，末后也漏逗不少。”古兴本第10则同，福本“漏逗”作“料掉”。

此本也有与蜀本、福本皆同而与张本不同的。如：

张本第96则：“祖述风规。”古兴本第14则“祖”作“礼”，蜀本、福本皆同。

张本第89则：“展翅鹏腾六合云。”古兴本第16则“鹏腾”作“崩腾”，蜀本、福本皆同。

综上所述，可见古兴本多与《不二抄》和《种电钞》的校注所提到的蜀本相近而与福本及张本有同有异。

^①据张本扉页，蜀本为“成都府大圣慈寺白马院三圣堂赵大师印本”。

三、古兴本为民间抄本

根据卷首和卷末扉页的题词似可推测古兴本为民间抄本，又据我们比勘此本与张本的异同，也可推测此本为民间抄本。

首先，此本抄写时多有删略。删略单个词的如：

张本第75则：“汝若要，山僧回与汝。”古兴本第1则：“汝要，山僧回与汝。”

张本第75则：“知他阿谁是君，阿谁是臣。”古兴本第1则：“知他阿谁君，阿谁臣。”

删略整句的如：

张本第75则：“宾主互换，纵夺临时。”古兴本第1则无“纵夺临时”。

张本第81则：“弄泥团汉”，古兴本第4则无。

张本第11则：“还有知落处么？试举看。”古兴本第6则无。

张本第30则：“脑后见腮，莫与往来。”古兴本第8则无。

张本第57则：“是故当轩布鼓。”古兴本第11则无。

张本第80则：“曹山问僧：‘菩萨定中，闻香象渡河历地，出什么经？’僧云：‘《涅槃经》。’山云：‘定前闻定后闻？’”古兴本第13则无“‘出什么经？’僧云：‘《涅槃经》。’山云：‘定前闻定后闻’。”

张本第16则：“打迭行脚。”古兴本第17则无。

删略整段的如张本第6则：

师亦无喜色，云：“心如大海无边际，口吐红莲养病身。自有一双无事手，不曾只揖等闲人。”槃住后，机锋峭峻。临济在会下，睦州为首座，问云：“上座在此多时，何不去问话？”济云：“教某甲问什么话即得？”座云：“何不去问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济便去问，三度被打出。济辞座曰：“蒙首座令三番去问，被打出，恐因缘不在此里，暂且下山。”座云：“子若去，须辞和尚去方可。”首座预去白槃云：“问话上座，甚不可得，和尚何不穿凿教成一株树去，与后人为阴凉。”槃云：“吾已知！”济来辞。槃云：“汝不得向别处去，直向高安滩头，见大愚去。”济到大愚，遂举前话，不知某甲过在什么处。愚云：“槃与么老婆心切，为你彻困，更说什么有过无过？”济忽然大悟云：“黄檗佛法无多子。”大愚搦住云：“你适来又道有过，而今却道佛法无多子！”济于大愚肋下□三拳。愚拓开云：“汝师黄檗，非干我事。”古兴本第6则所载此段无“师亦无喜色”后的内容，似漏抄。

其次，此本抄写时往往变动词序和根据韵律变单音词为双音词或变双音词为单音词。变动词序的如：

张本第80则：“如密水流”，古兴本第13则作“如密流水”。

张本第96则：“拄杖子未免在别人手里。”古兴本第14则作“未免拄杖子在别人手里”。

变单音词为双音词的如：

张本第76则：“当时好掀倒禅床。”古兴本第3则：“当时好与掀倒禅床。”

张本第45则：“一时与他打迭。”古兴本第7则：“一时付与他打迭。”

张本第75则：“向内立地。”古兴本第1则：“向里内立地。”

变双音词为单音词的如：

张本第19则：“天势稍晚。”古兴本第17则作：“日稍晚。”

张本第19则：“来日有肉身菩萨。”古兴本第17则“肉身”作“大”。

其三，此本抄写时往往省略词义较虚的词或语气词。如：

张本第10则：“且道作么生看？”古兴本第20则作“且道作么生。”

张本第76则：“总在这里许。”古兴本第3则作“总在这里。”

张本第10则：“这掠虚头汉。”古兴本第20则作“这掠虚汉。”

张本第10则：“莫是宾主一时瞎么。”古兴本第20则作“莫是宾主一时瞎。”

其四，此本抄写时多用俗写字。如：

张本第75则：“灵锋宝剑。”古兴本第1则“剑”作“劔”。^①

张本第42则：“且道古人还有誦讹处么？”古兴本第2则“誦”作“誦”。

张本第55则：“坐断誦讹。”古兴本第18则“誦”作“誦”。

又如“他”作“佗”、“碗”作“碗”、“饭”作“飡”、“以”作“已”、“著”作“着”、“爾”作“尔”、“辈”作“輩”、“归”作“故”、“体”作“躰”、“蛇”作“虵”等。再如“搬柴”作“般柴”、“闍黎”作“闍梨”、“伶俐”作“灵利”等。

其五，此本抄写时多有讹误。如：

张本第76则：“虽然是倚势欺人，也是据款结案。”古兴本第3则“欺”讹作“药”，“也”讹作“出”。

张本第57则：“田厰奴。”古兴本第11则“厰”讹作“库”。

张本第9则：“这个是上才语句，那个是就身处打出语。”古兴本第9则：“这个是公才语，那个是就处打出语。”“处”似应为“身处”。

张本第80则：“若有心则有限齐。”古兴本第13则“限”误作“眼”。

张本第80则：“事事通兮物物明。”古兴本第13则“物物”作“事事”。

张本第96则：“木佛不渡火，烧却了也。”古兴本第14则“烧”作“烂”。

张本第89则：“如今下注脚，立格则道，若透得此公案，便作罢参会。”古兴本第16则“注脚”作“江却”。

张本第34则：“寒不闻寒，热不闻热，都庐是个大解脱门。”古兴本第18

^①《集韵》：“劔、劍，居欠切。《说文》：‘人所带兵也。’或从刀，俗作劔。”

则附此则中“闻”作“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本第11则附有张本第58则,第15则附有张本第36则,第18则附有张本第34则,似可推测此本为某一佛学信徒所抄,抄时据己意调整了各则的顺序,而又在数则的正文后附入了其他则的内容。

四、结语

据无党后序称:“圆悟老师在成都时,予与诸人请益其说。师后住夹山、道林,复为学徒叩之。凡三提宗纲,语虽不同,其旨一也。门人掇而录之,既二十年矣。师未尝过而问焉。流传四方,或致踳驳。”又据末本文美士《关于〈碧岩录〉诸本研究》一文称福本所据底本为“成都府大圣慈寺白马院三圣堂赵大师印本”,而张本的扉页上也写有“今多方寻访,得成都大圣慈寺白马院赵大师房真本”,且张本卷五末的刊语中有“今得蜀本”,希陵的后序中也有张明远得到蜀本的记载,可证张本也是以赵大师本作为底本,张明远所得蜀本就是张本扉页上所说的“成都大圣慈寺白马院赵大师房真本”^①。

《碧岩录》虽曾被大慧宗杲毁版,但寺庙和民间尚存一些抄本和零卷。据我们比勘,古兴本异文多与蜀本相同而与福本不同,似早于今传张明远刊本,可能是大慧宗杲毁版后幸存的雪堂刊本或是蜀本的传抄本,传抄者又据己意在编排上作有增补调整。如第十一则附有张本第五十八则,第十八则下补录了第三十四则,第十五则下补录了第三十六则。

雪堂刊本和蜀本今皆失传,所幸《不二抄》和《种电钞》的校注尚存蜀本和福本的佚文可证古兴本多与蜀本相近,而大慧宗杲禅师焚毁《碧岩录》后,其倡导的看话禅成为禅宗的正统,慑于大慧宗杲禅师的威望,一直无人敢重刊《碧岩录》。据海粟老人冯子振的跋文,张明远拟重刊《碧岩录》时,他的两个儿子患了心病,相传这是大慧宗杲禅师与社鬼盟誓以此来惩罚张明远,且检历代书志皆无《碧岩录》有早于明代重刊的记载,由此可知大慧宗杲禅师焚毁《碧岩录》后至张明远重刊《碧岩录》,这段时期中不可能有其他的《碧岩录》重刊本。因而我们推测在《碧岩录》流传的初期,有赵大师本(或者说蜀本)和其他诸多传本,福本等其他本子都以其为底本刊行,而赵大师本和其他诸多传本在传抄中难免会有所改动,甚至有不少传抄中的鲁鱼亥豕,古兴本很可能就是介于祖本和今传通行本张明远本间有所改动的民间传抄本。

值得指出的是,古兴本与今传通行本张明远本的一些异文皆有依据。如张本第9则:“这个是上才语句。”古兴本第9则:“这个是公才语。”《传灯录》卷19《云门章》和《云门广录》亦作“公才语”。又如张本第19则:“指示迷途。”古兴本第17则“途”作“徒”,《传灯录》卷19《云门章》和《云门广录》

^①末本文美士:《关于〈碧岩录〉诸本研究》,《禅文化研究所纪要》18,1992年。

亦作“徒”^①。由此可知,古兴本虽很可能是民间传抄本,但所据底本则与祖本一脉相承。

古兴本所存今传张本所无的内容反映了圆悟克勤《碧岩录》的早期原貌,而古兴本所存大量与张本不同的异文则反映了宋代社会和语言的实况。

如张本第24则:“这老婆不守本分。”古兴本第5则作“这老婆且守本分。”又张本第68则:“此语不堕常情。”古兴本第19则作“此语堕在常情”。古兴本和张本的异文涉及对禅语的理解。

又如张本第57则:“田厓奴,乃福唐人乡语骂人,似无意智相似。”“乃福唐人乡语骂人”,据古兴本第11则所载为“乃福建路骂人”^②。福唐是唐代建制,宋代沿用,古兴本和张本的异文涉及当时的行政建制。

再如张本第96则:“燎却眉毛。”“燎”,古兴本第14则作“烧”。张本第10则:“见成公案。”见成,古兴本第20则作“现成”。张本第10则:“却扑下来。”扑,古兴本第20则作“扑落”。张本第2则:“末后也漏逗不少。”“漏逗”,古兴本第10则和蜀本同,福本作“料掉”。张本第9则:“若不是赵州,也难抵对他。”“抵对”,古兴本第9则作“抵拟”。张本第36则:“袈裟形相些些有。”“形相”,古兴本第15则附此则中作“影像”。从“燎”、“烧”,“见成”、“现成”,“扑”、“扑落”,“漏逗”、“料掉”,“抵对”、“抵拟”和“形相、影像”等用词的不同可探讨宋明语言的演变。

禅宗不立文字,然不立文字还是要立文字,不可言说毕竟又要言说,不可表达却还要表达^③。随着禅宗的迅速发展,禅宗从“内证禅”走向“文字禅”。《碧岩录》作为宋代文字禅的代表作之一,不仅人称“宗门第一书”,而且也是研究禅宗发展尤其是研究文字禅必不可少的一部重要文献。此书传至朝鲜和日本后,对朝鲜和日本也产生很大影响,而近年发现的古兴本作为迄今唯一尚存的与张本编次和内容不同的民间传本,在《碧岩录》研究、禅宗史研究、近代汉语研究和中外交通史研究等方面也无疑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④。

【作者简介】徐时仪,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古籍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古白话文献和汉语史。

①《传灯录》卷19《云门章》和《云门广录》中用例承衣川贤次先生告知,谨此致谢。衣川贤次先生认为古兴本的这些异文都有根据,不像民间的粗劣坊刻本。

②唐代福州地区有福唐县,福唐县是从长乐县中分出而设。考《元和郡县志》卷三十:“福州(长乐中都督府)……管县九:闽、侯官、长乐、福唐、连江、长溪、尤溪、古田、永泰。”“福唐县,圣历二年析长乐县东南界置万安县,天宝元年改为福唐。”

③参拙文《“不离文字”与“不立文字”——谈言和意》(《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和《密禅二宗语言观探论》(《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

④参拙文《略论中国语文学与语言学的传承和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和《论汉语文白演变雅俗相融的价值取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